

安全保护证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ОХР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桴鸣 译

安全保护 Ⅱ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桴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全保护证/(俄罗斯)帕斯捷尔纳克著;桴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327-6740-3

I. ①安… II. ①帕… ②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2417号



БЕЛЫЙ ПЕРЧАК
ОХР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安全保护证

ОХР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桴 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74,000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40-3/I·4071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ОХР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



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安全保护证

纪念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第一篇

一

一九〇〇年一个炎热的夏季早晨，停在库尔斯克车站的一列特快客车就要发车了。列车启动前，车外有个身披黑色蒂罗尔^①式斗篷的人走到了车窗前。与他同行的是一位高个儿女人，这个女人大概是他的母亲或者姐姐。他俩跟父亲谈论一件令三个人都感到同样亲切的事，那女人时断时续地用俄语跟母亲交谈几句，而那位陌生男人则只说德语。我虽然熟谙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因此，在这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好像是掺杂在众多人体中的一个朦胧影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

在途中,快到图拉的时候,这一对男女又来到我们的包厢。他们谈到科兹洛夫的扎谢卡村没有供特快列车停靠的位置,他们不敢肯定列车长会不会及时通知火车司机在托尔斯泰的家乡临时停一下车。从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明白了他们是准备去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②,因为她要去莫斯科听交响音乐会。她不久前还到过我们家。用列·尼·伯爵^③这几个字来象征的那些无比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起着潜在的、却又如同被烟熏到令人伤脑筋程度的作用,并且是不会因任何具体表现而变样的。这种情况是我很早的童年就发现的。后来被家父、列宾和其他人的写生画重现出来的他的斑斑白发,在我童年的想象中早就与大概是后来常见到的另一位老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结合在一起了。

谈了一会儿,他俩便告辞回自己的车厢了。过了不多一会儿,车刹住了,原本飞驰而过的路基倏地定下来。白桦树闪闪掠过。路基上发出刺耳的咝咝声,车厢连接盘在相

① 地名,位于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

② 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

③ 即托尔斯泰。

互碰撞。从飞旋的鸣沙尘中轻松地露出了布满积云的天空。一驾双套空马车半转身离开一片小树林，踏着俄罗斯舞步，朝刚刚下了火车的人轻盈地飘过来，让站上顷刻间降临了枪响一般令人不安的寂静，它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不是在这里停留的。他们向我们挥动手帕道别，我们也挥动手帕回礼。我们还看到马车夫是怎样把他们扶上车的。瞧戴着红色套袖的车夫把一条围裙递给女客，然后欠身整了整宽腰带，并把紧腰长外衣的下摆盘了起来。他马上就要扬鞭赶路了。这时火车已载着我们驰向弯道，那个小车站像读完了的一页书慢慢地被翻转过去，渐渐消失了。人的面孔和发生的事会被遗忘的，并像可以设想到的那样会被永远忘掉的。

二

三年过去了，外面是严冬。由于暮霭低垂，人们又身裹重裘，街道便显得拥挤不堪，其长度似乎也缩短了三分之一。街上静悄悄地飞驰着立方形的轿式马车和车灯。对常规礼节的继承，过去就曾中断过不止一次，现在算是终结

了。它们被更强有力的继承性——一个人的继承性的浪潮冲走了。

我不打算细说此前发生的事了。人们以古米廖夫式的“第六感觉”在十年里揭示了大自然；植物学凭最初激情涌现出来报答植物的五花瓣凝集性；从鉴定手册中查到的名称使馥郁的花草安下心来，它们本来已急于想去找林奈^①，就像急于想摆脱默默无闻状态去追求荣誉似的。

一九〇一年春动物园里展出了一队达荷美的亚马逊女人。我对女人的最初感受是同对一列露体队伍、连成一片的痛苦和鼓声伴奏下的热带舞步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我比应该的时间更早地成为了各种制服的奴隶，因为我过早地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奴隶的制服。一九〇三年夏季，住在普洛特瓦河^②对岸的友人家的养女在游泳时溺水了，那时我们住在奥博连斯克，而斯克里亚宾^③一家人就住在我家邻近。一位大学生跳下去救她，结果却送了命，后来她几度从同一个陡崖上跳水自杀未成，终于发了疯。后来我摔断了

① 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教授。双名法的创立者。

② 位于俄罗斯中部，鄂喀河的左支流。

③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无调性音乐的先驱之一。

腿，一晚间就摆脱了日后的两次战争，上着石膏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在这时候河对岸的友人家着火了，乡村的尖厉警报声像因发寒热而发抖似的疯狂乱鸣。斜角形的火光像一只放起来的风筝在猛烈地跳动，忽然把松明火光卷成筒状后，翻滚着潜入像馅饼心似的红灰色的烟层。

那天夜里，我父亲愁白了头发，因为他和医生一起从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市^①骑着马回来时看见离家两俄里的林间路上火光冲天、烟雾腾腾，便深信这是他心爱的女人连同三个孩子和那条上过石膏的有三普特重的腿一起着火啦，而这条腿是不该抬起来的，否则就会永远变成残废。

我已说过，我不想描述这些情景，让读者替我来完成它吧。他喜欢缠绵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并会把历史看成为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不知道他是否希望历史有个合理的结局。他惯常散步的地方就是他最中意的地方。他会全身心地沉湎于序言和引言之中，而对于我来说，只有在他愿意作总结的那种地方，人生才会展现出来。姑且不说，在我的理解中，历史的内在分段是以在劫难逃的死亡形象呈

^① 地名，卡卢加州的区中心。

现出来的，在生活中也一样，只有在食物一部分一部分令人厌倦地被煮熟，完整地吃掉，配备好的感情获得充分自由的那种情况下，我才会完全活跃起来。

言归正传。外面是严冬，暮色中的街道似乎比平时短了三分之一，它整天都在当差。车灯旋风般地追赶着它，却在飞旋的雪花中渐渐落在后面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斯克里亚宾的名字满披着雪花，从海报上掉到我的后背上。我就用背包盖把它背回家，放在窗台上，让它在那里化成一摊水。这种崇拜使我颤抖，毫不掩饰地说，抖得甚于害寒热病。我每次见到他，脸色都会发白，因为发白后脸色才会随即涨得通红。他一跟我说话，我就会丧失理解力，并会听到我是在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下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问题，但是到底答了些什么话，我自己却听不见。我知道他猜得到一切情况，但是一次也没有出面来帮过我。这说明他并不怜惜我，这也正是我所渴望得到的那种既得不到回报又得不到支持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它越是炽烈，便越能保护我不被他那妙不可言的音乐所摧毁。

去意大利之前，他来到我们家辞行。他弹钢琴——他的弹奏是无法描述的，在我们家吃晚饭，高谈阔论，闲话家

常,大开玩笑。我却一直觉得他好像很苦闷。开始道别了。响起祝福声。我的祝词像一小团血似的也汇入了大家的一大堆临别祝福之中。临别赠言是边走边说的,高呼声在房间门口此起彼伏地相互拥挤,并逐渐转移到前厅里去了。在前厅里,这些话语又归纳起来,急速地重说一遍,与此同时,他的皮大衣上的领钩久久挂不进缝得过紧的扣环。门被碰响了,钥匙转动了两次。从钢琴旁,从那只被环形灯光照亮的、说明他刚才还在弹琴的乐谱架旁走过时,妈妈坐了下来,翻看他留下的练习曲,仅仅是前十六个小节就组成了一个乐句,它充满了惊人的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是世间的任何东西都补偿不了的。于是我连大衣也不穿,就光着头,冲下楼梯,在夜色中,沿着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跑去,想要把他叫回来,或是再看他一眼。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传统出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它许诺给大家一张脸,按不同的样子给各人一张脸,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们大家只有按照我们爱过和有过机会去爱人的那种程度成为人。传统用环境的代号掩遮住自己,始终都不满意于人们给它编造出来的综合形象,但它又总是在向我们提供自己的任何一个最明显的例外。到底为

什么大多数人都是披着还不错的、勉强可以容忍的共同性的面貌离开人世的？多数人害怕传统要求童年做出的那种牺牲，所以他们认为无个性比有个性好。只有在我们是孩童时，舍己忘我地、怀着等同于距离之平方的力量去爱——这是我们的心的事情。

三

那天我自然没有追上他，大概也未曾有过能够追上他的念头吧。

六年后，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他从国外回来以后的事。这段时间正好是我的少年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它们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它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不分白昼或黑夜地飞进去寻找回忆，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油一样。换句话说，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整体。浮士德度过了两个童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非凡生活，这种生活只能用数学上的悖论来衡量。

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排练《狂喜之诗》。现在我多么想

用一个较为得体的名称来代替这个散发着浓厚的香皂包装纸味儿的名称啊！排练是每天早晨进行的。福尔卡索夫斯基巷和库兹涅茨基巷浸沉在冰雪的泥泞中，去排练场要走过一段晨雾迷漫的道路。沿途死气沉沉，教堂钟楼上的钟锤高高地悬挂在雾中。每只钟每次都只发出一下叮当声。其余的钟则像在斋日里似的，清心寡欲，默不作声。戛杰特尼巷与尼基特斯卡亚大街的十字路口上是一片泥潭，很像酒店里用蛋黄加白兰地搅拌成的饮料。车夫吆喝着把雪橇赶进融冰的泥泞中。前来排练的演奏员拄着手杖，在石铺路上敲出得得的响声。

在这个时刻，音乐学院乱糟糟的，很像早起搞清扫的马戏场。半圆形梯形教室的一格格座位上空无一人，池座里却慢慢地坐满人了。音乐被强制地赶进棍棒中过了半个冬季，现在它用脚掌沿着管风的木壳吧嗒吧嗒地从那里爬出来。突然，听众开始像潮流般平静地涌了进来，是要把城市腾空后让给敌人。音乐被释放出来了。它是花哨的，音色丰满的、音量闪电般增大的，跃进式地散开在舞台上。它被调整好，它急促地趋向于和谐，在达到前所未闻的混响声后，突然旋风般地在低音度上戛然而止——所有的音全都

静了下来,并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台前的脚灯前。

这是人类在瓦格纳^①为虚构和乳齿象般的庞然大物所开辟的世界中的第一个居民点。在一块地上建起一栋抒情的虚拟房舍,这房舍的建筑材料完全等同于整个地块,是用宇宙尘埃烧制出的砖砌就的。交响乐编织的篱笆上升起了凡·高画笔下的太阳。窗台上放满肖邦的布满尘埃的文献。住户没有去触动这尘埃,然而却付出全身心去完成前人最良好的遗愿。

听到这部交响乐,我不能不潸然泪下。远在排成最初的铅版校样之前,它就已深深嵌在我的脑海中了。这情况一点也不意外。谱写这部交响乐的那只手早在六年前就当有分量地落在我身上了。

这六年不是任其自然发展的生动印象进一步变化,又是什么呢?我在交响乐中遇到了一个幸福得令人生羡慕的同岁女人,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它为邻就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亲人、我的学业、我的整个生活。让我来说说这影响吧。

人世间我最喜欢的是音乐,音乐领域里我最喜爱的是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

斯克里亚宾的作品。结识他之前不久,我才开始在音乐方面咿呀学语。在他回国之前,我曾师从现仍健在的一位作曲家。我只要再通过一门管弦乐法就好了。当时人们众说纷纭,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大家都表示反对,我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游离于音乐之外的生活。

然而我没有绝对听觉,就是说我不具有听出随意取来的任何一个音的音高的才能。这一缺陷与总的音乐天赋毫无关系,但我的母亲却完全具有这一才能,这就使我心神不安了。如果说从一旁看来音乐好像是我的人生舞台的话,那我就不会关心绝对听觉了。我知道,现代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作曲家就与绝对听觉无缘。有人认为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就可能没有绝对听觉。但音乐是我的崇拜物,也就是那个致命的要害点,其中聚集着我身上最迷信和最忘我的一切东西,因此每当我的志愿因傍晚时的某一个灵感而受到鼓舞,第二天早晨我便会因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上面提到的那个缺陷而急于去贬低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部正正经经的作品。现在该把它们拿给我崇拜的偶像看了。我们两家是有深交的,安排一次会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却怀着通常的极端态